

紅樹嶺

章 容·苗培時著
工人出版社印行

紅 樹 嶺

著 者 章 容・苗 培 時

印 行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一九五〇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• 印 翻 許 不 •

第一回

在太行山的山底下，靠着青花河的邊邊上，有個村子，叫紅樹嶺。村子周圍柿子樹很多，每年一到秋天，漫山遍野都是紅葉。村前村後，到處流着嘩啦啦的泉水，這一幅天然的風景，真是修美咧。

村子裏有一條東西大道，是山西潞城縣長治縣的交通要路，路上車輛人馬來往很多。住在村上的二百多戶人家，一千多口人，大部分都靠着養種地過日子，平常的年月，只要天年好，雨水調順些，人們也湊合着修吃修穿，混個肚兒圓，不用太發愁。另外的一小部分，依靠着在那大路邊上，賣個燒餅啦，賣個開水啦，開個起火車馬店啦，也能將就得過。

一九四二年以前，這村在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內。那時鬼子佔着潞城縣城，離這紅樹嶺約有二十來里地。鬼子想在紅樹嶺打下個據點，作爲他從長治到潞城的兵站聯絡點。因此，說不定三頭兩月的，就要到紅樹嶺來『掃蕩』。每次『掃蕩』一來，老百姓自然要受一次損失，可是每一次的鬼子『掃蕩』，都被八路軍

和民兵們打退了，日寇的鬼計總不得實現。

在紅樹嶺村中間，有一所磨磚對縫的高大瓦屋，在門口，左右開弓有一對上馬石，一對石頭獅子，和一桿兩三丈高的旗桿，大門是黑漆漆了的。在兩扇門上用紅油漆寫着一副對聯，上聯是：『忠厚傳家久』，下聯是：『詩書繼世長』。橫眉上也漆了四個字是：『耕讀之家』。這就是紅樹嶺有名的大財主王士德的家裏。遠在前清年間，王士德的父親中過文秀才，王士德的叔叔中過武秀才。一個門裏出過兩個秀才，在這靠山邊邊的紅樹嶺，簡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情。從這時候起，王家就走動官府，包攬詞訟，放高利貸，還在附近的城鎮上開起斗行和當舖來。靠近這青花河一帶的老百姓，因為受着王家的壓迫，在背後都管王家叫『王剝皮』。

紅樹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以後，老百姓要求減租減息，向王家算回血汗賬。王士德本人，在羣衆大會上，也向羣衆低過頭，哀求羣衆們說：『大家饒過我吧，若論起以前我作的罪惡嗎，那真是罪該萬死，罪該萬死！大家都是街鄰街坊的，給我一條寬道，從今後，我要好好開生產，從新做人啦。』當時大家想爭

取他一同抗日，看他既然表示願意在羣衆面前低頭認罪也就將他饒過了。還告他說：『現在咱們中國人，打日本要一條心，團結成一起，和鬼子堅決幹到底。你是大地主，過去成年累月地，身不動，膀不搖，專門靠剝削咱們窮人的血汗吃飯，本來應該好好的治你一下。你今天既然認了罪，答應減租減息，我們是可以原諒你的。』王士德趕忙接着說：『是！是！是！我認罪，我認罪！我完全擁護抗日政府的法令，執行減租減息的政策。』

俗語說得好，狗是改不了吃屎的，大地主王士德，在羣衆的壓力下面，被迫的低一下頭，把羣衆的怒火哄過去，一轉臉，他的狐狸尾巴，可又露出來了。

鬼子還沒有來到紅樹嶺，王士德就和城裏的鬼子漢奸勾搭上了，經常將八路軍的活動消息和根據地情況，向鬼子司令部去報告。王士德的大閨女，嫁在城裏邊，他常常借口看閨女啦，趕集買東西啦，就給鬼子送情報。起初，村子裏還沒有注意王士德的行動，到後來經常看見他往城裏跑，一去就是兩三天。他每次從城裏回來，村子裏就起了很多謠言，因此，大家都留下池的神了，可是一時也抓不到他的真憑實據。

有一天，鬼子的駐屯軍司令岡村三郎，將一個姓朱的翻譯官找來，問：『紅樹嶺那村上，皇軍要安釘子，那裏八路軍有的沒有？你趕快給皇軍弄清楚，誤了可不成。』朱翻譯官說：『太君！在紅樹嶺咱們有內線工作，這些天情報沒有來。』岡村說：『你立刻把情報找來！』朱翻譯官說：『是！』岡村把話一說完，點起一根烟捲來，把臉一擱，腿一翹，就自在起來了。朱翻譯官看見這情形，知道岡村的話說完了，就小心謹慎地鞠了一個躬，退出來了。回到他的家裏，立刻派人到四下裏去找暗探孫二流。

孫二流的老家，是河岔村的，離這紅樹嶺只有四五里地遠近。他也是個地主出身，小時候嬌生慣養，學了一身壞玩藝，逛『破鞋』，耍大錢，抽白面，凡是壞事情，他沒有一樣不會的。到他十七歲上，他爹娘一死，給他留下很多的農民血汗積攢下的房屋財產，沒有二年的工夫，他就把它糟蹋的淨光淨，成天東溜西轉的，還是一點不勞動，於是大家就給他起個外號叫『二流』，反倒把他原來的真名實姓『孫仁祿』給忘了。紅樹嶺附近村莊的一切情況，他都了解，和王士德也相識。鬼子佔領潞城後，他就溜到城裏，給鬼子司令部作起暗探來，是鬼子一個很

得力的小漢奸。這一天，朱翻譯官把他叫去，說明了鬼子的意圖，叫他趕快去紅樹嶺走一遭，找王士德到城裏來報告情況。孫二流聽說鬼子要在紅樹嶺安『釘子』，從心眼裏都非常的高興。暗暗地想：『回到村莊上，我孫二流可該吃開了吧。』

天剛剛擦黑，放牛放羊的孩子，把在山上吃飽了草的牛羊，一羣羣地趕下山，趕到村裏的當兒，孫二流也就溜進了紅樹嶺村。村裏，他很熟，可巧也沒有碰到他，他一溜就到了王士德的大門口了。一聲不響的進了院子，從窗子往屋裏看了看，看見王士德正在屋裏的炕沿上坐着出神。他輕輕叫了一聲：『大哥在家嗎？』王士德就端着烟袋從屋裏趕忙地走出來了，黑影裏着二流也看的不真，問：『你是那個？』二流搶上前去，一把抓着他說：『走！屋裏說去，你不認得我。』王士德噢了一聲，抬起頭來，仔細地一看，原來是孫二流，心裏立刻就緊張了一下。到了屋裏，他讓二流坐在椅子上，湊在跟前輕輕地問：『老弟！你真新鮮啊。這二年多沒見，你在那裏發福啊。看你的臉蛋子吃的够多胖。』孫二流向他擺了擺手，用眼睛把屋子掃了一下，看見在炕上坐着兩個女人，一個四十

多歲，一個十八九歲，他就斷定這兩人是王士德的老婆和他的閨女了。他向王士德說：『炕上坐着的是大嫂子嗎？』王士德說：『你看，我忘了給你引見引見了。』他趕忙把他的老婆和他閨女叫到跟前，指着孫二流說：『這是河岔村的孫家大叔，以後再碰見，可說個話，認識着點。孫家大叔也不是小戶人家出身，前幾年也是咱這帶的有名有姓的人家呀。』孫二流的兩隻眼，死死地看着王士德的二閨女，說：『這是二姪女嗎？』王士德說：『就是啊！蘭香！你害什麼羞，去給你大叔倒碗茶來喝。』孫二流說：『真想不到，我這個二姪女，一二年不見，就出落得這樣漂亮啦。真是俗話講得好，女大十八變，越變越好看。大哥！你真是福氣不淺，有這樣的一個好閨女，將來給她找個爲官做宦的男人，您還得要借大光呢。』孫二流搖頭幌腦地，把後邊『你還得借大光呢。』一個字一個字說得重重的，然後又嘿嘿嘿笑了幾聲，接着說：『到那時候，我姓孫的還得求您。』王士德說：『那裏話，那裏話，你看得起你的姪女，我就託你給找個主兒吧，這兵荒馬亂的年頭，家裏放着這樣的大閨女，就和放着私貨一樣，成天價提心吊膽地，恐怕有個長啦短啦的差錯。』孫二流說：『大哥！二姪女這事就包在

我的身上。』王士德說：『老弟！咱們還是說正經吧。你今天來得這樣突然，究竟和我有什麼事啊？』孫二流把眼睛翻了兩翻，說：『我沒事不登三寶殿，今天找你來是有很多的話要告訴你的。我看，你先告訴大嫂子，讓做飯大師傅，給我做點吃的吧。我走了半天路，肚子裏可真餓的吃不住勁啦。』王士德說：『老弟！這年月咱家裏那裏還有什麼做飯的啊！早二年就不敢使喚人了。你要吃什麼，我立刻叫你大嫂子和你姪女弄去吧！』說着，便把他老婆和閨女打發出去做飯。王士德覺得孫二流今天突然來到他家裏，一定會有事情的，把老婆和閨女打發走，他們倆在屋裏說話，也就更方便了。王士德看見老婆和閨女走出去後，又跑到門口，向外面仔細地張望了幾下，然後回來說：『老弟！這幾年，我恐怕把話說透了，牆裏有人說話，牆外就有人聽。』孫二流說：『不怕！沒有幾天，這裏就快成了我們的天下了。大哥！我問你，你這裏是一個「站」嗎？』王士德猛不防地被孫二流這樣一問，心裏一急，面色也變了。可是轉念一想，孫二流和他也是一樣的人物，他絕不當八路軍的。他定了定神，反問孫二流：『你問我這裏是什麼「站」啊？我這幾年來，地都不想種了，還有什麼心成開客棧哪。』孫二

流一笑，說：『大哥！你真會裝糊塗，我問您什麼「站」，還不是說給皇軍弄的情報站嗎？』說到皇軍兩個字，他輕輕一念，就和蚊子叫一樣。王士德點了點頭，長嘆一口氣，說：『老弟！不瞞你說，你想這年頭兒，咱們被窮小子們欺侮的不成話了，他們連租都要減，還要退息，這真是天地大變，太陽從西出來了啊。我活著一天，我就會和他們鬥一天的。老弟！我的心腹都和你講了，因為我打量你和我是一樣的人。你問了我，我也要問問你，你今天這樣突然到我這裏，一定有緣故吧。』孫二流站起來，往前走了兩步，拿着十分親熱的口氣說：『大哥！您就猜到啦，我和您一樣給城裏的皇軍辦事。這回到您這裏來，就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要您幫助來做的。這件事若是做圓滿了，可要在皇軍面前立下大功啊。』王士德說：『老弟！你有話只管說，只要我能够做得到，一定吃心幹。』孫二流便往王士德身邊湊近了一步說：『皇軍快來掃蕩啦，有心要往紅樹嶺安釘子。我這回找您來，就是……』王士德沒等孫二流說完，趕忙插上一句問：『老弟，你這是那裏來的信啊？』孫二流說：『我就是皇軍派來找您的嗎。皇軍想來紅樹嶺安釘子，紅樹嶺的情況，得先弄清楚一下啊。』王士德聽說鬼子要

來，簡直樂的不知說什麼話了。他想這幾年來受的氣，簡直沒法說，過去見他連頭都不敢抬的那些窮小子，現在都敢跟他平起平坐了。哼！只要皇軍一來，又該是我王士德的天下了吧。孫二流見王士德高興的厲害，又湊到他跟前說：『大哥！這幾年的氣兒，我知道您受的够瞧的啦。想當年咱們哥們在這一帶，一蹶腳連山都幌三幌的人，自從興了共產黨、八路軍，世界就翻了；那些過去給咱們當奴才都不要的人，現在居然管起公事來了。您又是個有硬性的人，還比不了我這隨和性子，……』王士德接着說：『天天盼，夜夜盼，總算盼出頭來了。這兩天我的左眼直跳，問了問村上頂着大仙爺的劉婆子，她說我這兩天要有喜事臨門了，我想，我倒還倒不過來哪，那來的喜事啊。連麻喜鵲常常一清早就站在房簷上，吱吱喳喳亂叫一氣，我都沒心情去聽它。你老弟今天來，更是我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啊。』孫二流說：『皇軍打發我來，想把您請到城裏去，您可以把紅樹嶺附近匪區的情況，弄個詳細的情報，皇軍就可以按着情報辦事情了。』王士德說：『若說旁的不成，這一點我可管保能辦到。老弟，你是知道的，八路軍沒來時，紅樹嶺方圓二十幾個行政村，安着一個區公所，區長雖說不是咱們，可

跟咱們做着也差不多，那鄭區長三天兩頭地住在咱們的家裏，什麼話都說，不用說紅樹嶺啦，就連附近各村的情況，我也摸得很清楚。這八路軍果然厲害，日本人也怕他，可是人數不多，像紅樹嶺吧，八路軍不知多少日子才來一次，頂多住上個三天兩早上的，就又游擊走了。村子裏有些爛民兵，管什麼用。只要皇軍肯來，狠狠地把村裏的窮小子殺幾個，壓一壓他們的邪氣，我在其中一活動維持，皇軍在紅樹嶺的釘子，不就紮牢穩了嗎。」

王士德的閨女，把做好的麵條湯給端上來了。她用眼睛瞥了一下孫二流，孫二流也正死死地盯着她看，兩個人四隻眼睛一對光，王蘭香臉一紅，趕忙把頭扭到一邊，說：『孫大叔！請先吃飯吧。』孫二流說：『好啊！大哥！咱就一邊吃一邊商議吧。』

孫二流和王士德又扯了一個時候，最後孫二流向王士德說：『咱們兩個人，趁着今夜趕回城去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就把這事情弄好了。不然，明天被村裏人碰上，誰不認識我孫二流，若問我這幾年幹什麼咧，可就很難答覆。』王士德說：『好！趁着這天黑往城裏摸，好在路很熟，等我收拾收拾，咱們說走就走』

吧。」

臨出門的時候，王士德告訴他老婆說：『若是村上有人來找我，你就告他們說，我到城裏看大閨女去了，半天就回來。沒人來問就算了。』他回頭又問孫二流說：『你剛才來的時候，碰見什麼熟人沒有？』孫二流說：『我早就到了這裏，一直躲在村外的破老爺廟裏，天黑了，我才進的村子。就是防範這一手，怕碰見熟人無法磨道開。』王士德說：『沒碰見熟人，那就更好了。對他們這些老娘們，你那裏都得交代清楚，一個說不到，他就保不定給你弄漏了。』

夜裏，在紅樹嶺到縣城去的小道上，有兩條黑影子，那就是王士德和孫二流兩個漢奸。

第二回

王士德從城裏溜回來的第三天早上，城裏的鬼子司令部，給紅樹嶺村公所滑村轉送來一封信，信上寫着命令：

『紅樹嶺村長，限令你三天給城裏皇軍司令部送糧食一百石，肥豬十口，小鷄子三百隻。如過時送不到，皇軍就殺到你村中，燒殺勿論，那時候你等後悔晚矣，此令。』

大日本帝國駐潞城派遣軍司令部

司令 岡村三郎

昭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

鬼子的信，一送到村公所，村裏幹部們就號召大家：『實行空室清野，準備反掃蕩，鬼子來了就和他幹。』可是另一方面，就出了很多的議論，有的說：『

這回鬼子可抗不住啊。鬼子想在咱紅樹嶺安釘子。要的這些東西，還是趕忙給送去吧。』有的說：『八路軍常來常往也不可靠，咱們不如乾脆把鬼子維持起來，省得天天吊着一個心，害怕掃蕩。』又有一種說法：『八路要應付，鬼子那方面也得要維持，這不比前幾年了，鬼子的力量，一天比一天大，咱們老百姓得罪了那一頭，也沒有什麼便宜佔，俗語說：『好漢不吃眼前虧』，現在這抗鬼子的命令，立刻就吃得眼前虧，八路軍、共產黨能保住咱們的險嗎。』

各種各樣的說法，各種各樣的謠言一傳開，人心可就慌慌起來了。抗日村公所，堅持着不維持鬼子的政策，有些聽信了謠言的老百姓，就對村裏抗日政府，表示不滿起來。

過了不幾天，鬼子果然抽調了幾百人，向抗日根據地掃蕩開了。同時就在紅樹嶺的村西和村東，蓋起兩座大砲樓，紮下了『釘子』。把一小隊鬼子兵，和一隊偽軍，經常駐紮在村裏，控制着周圍一二十個村莊，從此，紅樹嶺就從根據地變成敵人的據點了。

鬼子一來，到紅樹嶺，王士德就出頭露面的發起威來啦。他通過孫二流的拉攏

說合，把他的二閨女蘭香，送給鬼子手下的第一名大漢汗，偽軍中隊長楊大年敬了小老婆。楊大年本是城裏邊的一個地痞出身。日本鬼子沒來以前，他在城裏和警察局勾結在一起，不是開賭場，就是販賣大烟白面，盡做些不正當的事。鬼子佔了城，他第一個跑到鬼子面前說：『我楊大年願意給皇軍幹事。』那時候，鬼子新到一個地方，要找一個中國人給他辦事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；一看楊大年自己找上門來，可把鬼子樂壞了，連連說：『大大的好！』把他收留在警備隊裏，當了一名暗探。幾年來，因為他對鬼子很忠順，也算他『官運亨通』，爬呀爬的，竟爬上了一個偽軍中隊長的位置，成了瀋陽日本鬼子手下，一個有名的大漢奸。

這楊大年為人十分兇殘，老百姓有一點小事情，若是犯在他的手裏，死不了，也得剝你一層皮。自從他當了中隊長，爲了在鬼子面前買好，就隨便弄來一些老百姓，加上一個『通八路』的帽子，活活地治死完事。像這樣無緣無故死在他手裏的老百姓，簡直就沒有個數兒。因為那瘟神太兇惡，老百姓就給他起了個綽號，叫做『活閻王』。方圓幾十里地，誰不知道『活閻王』這個人，誰不知道

這個喪盡天良的傢伙。鬼子也知道活閻王兇狠，凡是新安『釘子』的地方，就叫活閻王來駐紮，好對付中國的老百姓。現在鬼子佔了紅樹嶺，活閻王又到了紅樹嶺。

活閻王娶了王士德的閨女做了小老婆以後，替王士德上下一活動，叫他做了紅樹嶺的維持會長，管着紅樹嶺方圓二十多個日寇統治下的村莊。

紅樹嶺的共產黨支部，在鬼子安據點的時候，就轉入地下，風不透雨不漏地和外面有着聯繫，受着上級黨的領導，在鬼子的心臟裏，一直開展着抗日的鬥爭。

一眨眼的工夫，鬼子在紅樹嶺就住了二年多了。紅樹嶺據點裏面的老百姓，受那鬼子、漢奸、地主、惡霸，千種百樣地欺壓，直就沒有法兒來形容，那羣狗雜種結成了一條線，站在老百姓的頭上，任意兒的發威，隨便把一個人弄到手裏，隨便打一頓，罵一頓，灌一頓煤油涼水，壓一回櫃子，是極其平常的事情。

鬼子向維持會要的糧款，還沒有交够。山田小隊長，又給漢奸王士德下了一